

JINQILINYANHUA

通俗文学
作家自选集



金麒麟烟花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美人鱼的诱惑	(1)
金色的波斯猫	(50)
特快79	(67)
金麒麟烟花	(129)
红楼案	(146)
边缘	(199)

美人鱼的诱惑

一 奇怪的红衣女郎

一个专事写侦破小说的，连自己一部自行车都保不住，叫人知道了，真会笑掉大牙。

我很恼火。

这事就发生在昨天晚上。在“好世界”咖啡厅刚刚落座，我便觉察到被人盯梢了。

那时，我正与巴林神聊，他是吃侦破饭的——刑侦科长。拉他上咖啡厅，本是想打探一下市博物馆“小金龙簪垂镊”被盗案侦破情况的。那玩意儿原本是皇帝老儿摄发簪端的垂饰，后来赐给了宰相严嵩。严嵩祖籍分宜离我们这小城仅八十来里，这个明代大奸臣死后，葬了近百穴假墓，有些墓地都葬到了我们S市所辖地段。这“小金龙簪垂镊”便是他死后流入民间的，几经沧桑，“文革”后才被市博物馆所获，收藏了起来。谁知，半个月前，竟不翼而飞了。我想从巴林嘴里掏点线索，构篇小说，尽管走私文物的传奇早已令人大败胃口，极不吃香了。

“我被盯梢了？”当时我便低声说了句。

“是吗？”他毫无顾忌地抬起头，四处望了一眼，随之笑笑，“你又在发神经病吧，有谁盯你的梢。”他摇着头，大惑不解。

我明白，一时无法使他相信。原因在于我只是个小人物，似乎不值得被人注意。

为这点，我很沮丧，也很气恼，对巴林这位朋友。

当我们终于离座出了咖啡厅，便发现，我那部停放在外的飞鱼牌自行车被盗了。

“说了喂，那偷儿准是盯牢了我，要偷这车的！”我没好气地对巴林怨道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被盯梢了？！”他不紧不慢地吐了句。

我无奈地耸耸肩。

“为偷部自行车，还专门盯梢？”他疑惑地反问道，复又打起了哈哈，“‘便衣警察’，这下可有事干了！”

今天上午，我到交通队、派出所象征性地报过案后，便兜上自行车执照及车钥匙，开始自己行动了。

首先，在几个大专院校的存车棚转悠了一下，学校快放暑假了，别是哪个学生想搞什么“骑自行车旅游”之类的活动，把我那车“借”去了。

转了一圈，一无所获。我便开始满城寻找自行车修理铺、小修摊。偷儿总得把车改头换面才能骑，改装也好，拆零件卖也罢，最终总离不开这些车铺、车摊。

果然，将近中午时，在城西“飞马”个体户修车铺里，我发现了自己的那辆自行车。

真没想到，出师大吉，仅半天工夫，我的自行车便失而

复得了。

更奇怪的是，当我欲将丢车经过细说时，那修车老头理都没理，只是盯着他手中的字条问我名字：“你叫刘志广么？这车是你的，领去吧。刚上了遍油，保你骑起来省劲多了。呶，你的车钥匙。”老人说着递过来一把车钥匙。

这是把新配的钥匙，不是我原有的。我锁好车进到咖啡厅，钥匙此刻还在我衣兜里呢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愣住了。

是谁学雷锋？帮我修车、上油？

“这上遍油，要多少钱啊？”我迟迟艾艾地问。车找到就是好事，出点上油钱就出吧。

“四元伍角，缴过。”

真见鬼。

车推出了小铺子，我傻乎乎地立在大街上，一时不知东南西北。太阳热辣辣地照着，行人稀拉拉地走着，天还是这个天，地还是这块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！

是谁？和我开了这么个大玩笑？！

傻乎乎地站了阵，想了阵，不知所以然。侦破的激动，速决速胜的喜悦，合理的推论，果断的行动……唉，什么情绪也没了。眨巴眨巴眼睛，我迷迷乎乎地朝回走，车也不想骑了，就这么推着吧。

刚走几步，我便觉察到，又被人盯上了。

是谁呢？我紧张地思索着，是那个偷车的？猛地，我一回头，身后并无异常：

三两个行人，走着自己的路，怎么看也不象偷儿。

你太神经质了。我骂着自己，重又朝前走去。然而，脊

背上那双眼睛盯得我极不舒服。我说过，我对自己的第六感应很是自信，我决心弄个明白。便再次转身寻找起那双眼睛来。

我确实没弄错，是有人盯梢：一位红衣女郎，站在修车铺旁，远远地盯着我。见我回首寻觅，慌乱地扭过头望着别处，掩饰着尴尬。

这位女郎二十一二岁，长得很漂亮，穿着很时髦，只是，我与她素不相识。

很难想象，这就是偷我车的偷儿。

本想向她走去，问个明白。转而一想，自觉好笑，你凭什么怀疑人家？说不定她只是无意地望了你儿眼，并无把柄可供你抓呀。再说，她还是女郎，你冒冒失失地，她一声惊叫，那后果可就说不清了。

倘若她不是偷儿，而是想结识你，变着法子讨你欢心……不不不，别白日做梦了，尽想些艳遇的美事。

我放慢脚步，期待着她能跟踪而来。如果那样，或许就有理由与她当面交谈，问清这怪事了。

然而，红衣女郎并未跟来。当我鼓足勇气，再次转身时，她已飘然而去，朝另一个方向走了。她那银亮的小坤包，磕碰着纤细腰肢，在阳光下一闪一闪，使得那婀娜姿态诱人神思。

二 蹊跷的约会信

“老弟，这下你可交上桃花运了！”巴林听罢我寻车经过，笑哈哈地开着我的玩笑。

“话都没说一句，谈何桃花之运。”乘着兴致，我也嬉皮笑脸凑了句。

“你等着吧，那小摊上留有你的名字，说不定随后就会寄来情书呢！”

我微微一怔，这可倒是。

“知道我姓名的是偷车贼，可她，怎么看也不象偷儿呀。”我自知并不是个色欲之徒，不是见了女人骨头就酥、魂儿就散的人；但，对这位神秘的红衣女郎，我却极力为她辩解着。

实在地说，我心中暗暗祈祷着：她可别真与偷儿盗贼的字眼联上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？我也不明白。

“有些事，并非皆能推理出来的，得待以时日，顺其自然。总归，这事过于蹊跷，看来，你一时还难以脱身。”巴林吧哒着他常吸的那种劣等烟，不着边际地说。不时吐出的浓烟，直呛我嗓子眼。

我不明白他说的“一时还难以脱身”，指的是什么？是自行车被盗，还是那神秘的红衣女郎？！

真是个谜。我叹着气，摇起头来。

就在当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用钥匙打开房门，蓦地，发现地上有封信。

信显然是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。

我警惕起来，奔出房门，举目四望，周围并无一人。

匆匆看罢那信，原来是约我明天晚上九点，到春台公园“释奴亭”会面的。

我震惊了，掂着这不留名的字条，紧张地思索起来。字条上确实明明写着——刘志广，勿容置疑，对方对我的一切皆已谙熟如掌。幸亏这只是封信，倘若对方想插把刀子在我门上，看来也并非难事了。

写了那么多侦破、惊险小说，这下可好，轮我自己头上了。我决心顺潮而下。情势不容我犹豫，真是“难以脱身”了。我也非得彻底探究一下内中的诡秘不可了。

锁紧房门，屋里所有的背晃都细查了遍，我才忐忑不安的上了床。

三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

穿过多采、喧嚣的夜街，我只身向春台公园走去。

其实，春台公园并不荒僻，恰恰相反，是建在城市中心的一处游地。只是，但凡形成了座公园，终有参天林木，迷径地草，假山奇石，古亭雕楼。踱进这座自汉代以来不断修缮的古园，顿觉天地微醺了。残夏的风，疾徐抑扬地吹绵，那韵调，应合着近旁的秀江潮语，自成天籁，不息地在耳畔铮琮回旋。

在夜幕之下，爬上园山，向“释奴亭”走去，游人渐见稀疏。仨俩擦肩而过出园的情侣，见我还朝静寂之处踽踽而去，皆面露怜悯之情。我知道，自己被误解成了个失恋的可怜人了。

“释奴亭”在桉林草径的一角，并非敞亭，而是座木楼亭。相传系韩愈被贬袁州，施政释奴，人们为纪念他的政绩所建。踩着木梯，拾阶而上，亭灯微昏，四壁轩、檐上满雕着奇禽怪兽，愈觉狰狞触目。疾风阵至，不知怎的，我顿觉汗毛倒耸，心生惊愁。

幸亏我并不想当“孤胆闯虎穴”的英雄。今夜“释奴亭”赴约，我思忖良久，还是告诉了巴林。他并未明确表示

什么，但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，决不会让我独自冒险的，说不定我还没登上“释奴亭”，他便早已四下布妥了伏兵。不然，可就太不够味了。

想到这，汗毛孔不再冒寒气。

抬腕瞅表，即到九点，四处并无人踪，夜色之中，桉林摇曳，黑影幢幢。

此时此地，如此约会，我认定了决非一个红衣女郎所能干出的事。我异常沉着地走下楼来，欲出门迎候。

突然，一阵声响传来，随之“啞啞”一声，没待我下完楼，底层的双扇木门猛然被人关上了！昏灯之下，底楼亭内并无一人。

我被对手关在亭内了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我疾步奔到门旁，伸手便拉门栓。

正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人语：

“你就是刘志广吧！”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我愕然了。

我贴紧门缝，欲看清来人。自然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门外一片漆黑，只见人影，难辨面目。

“你是谁？约我来这儿为了什么？”

“嘿嘿，我就是‘蓝猫’！”门外传来一阵怪笑。

“蓝猫”？！我心里一惊。“蓝猫”作怪，还是文革期间的事了，那时，两派剧斗，时闻枪声，小城动乱难宁。但，每次武斗，死人，总有一些双方都不认帐的案子，而这些又都与钱财有关。当时，无论是造反派掌了公安局大权也好，还是“革委会”掌了大权也罢，谁一上台，都抓“蓝猫”，都想摆脱干系，以求民心相拥。但，那个年月，那种

环境之下，要抓“蓝猫”谈何容易。文革结束后，“蓝猫”突然销声匿迹了。前几年“严打”运动，全城搞了个底朝天，也没弄清“蓝猫”去了何处。意料不到的是，今夜，此时，他竟悄然而至！

我努力镇静下来。问道：“啊，是你？！找我何事？”话语中颇掺了点“匪气”，和这种人打交道，便得如此。

“我想帮助你！”他说出这几个字，声音不再怪异，而是低得几乎听不到。

“是吗？可我闹不明白，有什么事需劳你帮忙。”我确是莫名其妙。

“真神面前不烧假香，你把那个东西给我吧，我帮你出手。”“蓝猫”细声细气地说道，温柔得犹如天使。

“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我想弄清怎么回事，但又毫无头绪，无可言。

“住嘴！”他怒斥道，顿时还原为魔鬼了，恼怒地用铁器顿了顿门板。我猜想，那该是支枪管在顿击。想象得到，一板之隔便是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在对着我的身躯，那恐惧的滋味真不好受。

“你该明白，靠你那几下子，那东西根本无法出手，迟早得被公安局收进笼子。放明白点吧，我不会亏你的，”他顾自低声威胁。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，你想也插手那玩意。”我紧张地思索后，总算找了句不着边际的话搪塞。

“我探明白了，东西现在你手里，记住‘小金龙簪垂簪’不是普通文物，可得冒些风险啊……”

“啊？！”我惊叫了一声。此刻，帷幕才算正式揭开，

戏开场了！

一阵死般的沉寂。

我是个傻瓜，现在才真明白了——我脑子里跳出了一句这样的话。是的，我本该早想到的，肯定有什么搅合到我身上了，纵使不是“小金龙簪垂镊”也会是个别的什么玩意，不然，两天来发生的这一连串事儿，就怪得解释不通了。突然，我想到了死，那黑洞洞的枪口，倘若得不到“我手中”的“小金龙簪垂镊”，是不会转向的，尽管我并不知那东西现在何处。而“蓝猫”一旦失望，也是不会放过我的，免得留下活口。我如死了，我要在墓碑上刻下这句话来：我是个傻瓜，现在才真明白了！

“嘿嘿，还有什么要说的？！这事，你考虑考虑吧。”他显然将我的惊愕误解为了迟疑。

“那么，好吧，让我再想一想。”事到此步，只能如此应付了，我精明地演起戏来。

“什么时候想通了，就到这里来碰我。”“蓝猫”命令说。没有具体时间，怎么碰他面呢？

“只要你一进这‘释奴亭’，我就会到你身边的。”似乎知道我心存疑团，他得意地补了一句，“记住，这事万一捅出漏子，可得小心你这条命！”

他的本事，可说是我已领教过了，特别是那封准确无误投进我住宅的信。这个戏真不该演，玩笑开得太大了，说不定，我会为此而大吃苦头，乃至送命的。

我后悔不迭。

这时，门外的“蓝猫”已悄然而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没上床，把灯熄掉后在屋里玩命地吸烟

——我真想把自己呛死。巴林一吧哒这烟，鬼点子就会出来，我相信我也能。一边吸烟，一边琢磨。我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紧张地思索着对策。

我怎么会搅合到这桩事里来了？

他怎么认定“小金龙簪垂镊”就在我手中？

“小金龙簪垂镊”真在我手中吗？

四 惹火烧身

“释奴亭”遇“蓝猫”的经过，我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巴林。

“啊，他就是‘蓝猫’？！”巴林也惊愕了。昨夜，是他亲自潜伏在桉树林旁为我“保镖”的。只是未曾料到来人竟是失踪多年的“蓝猫”，故未跟踪。

巴林连连叫苦，后悔莫及。

“蓝猫”的出现，显然对我俩都震动极大。我们立即想到了连连发生的怪事其份量之重。毫无头绪的“小金龙簪垂镊”案件，突然有了新的一条线索：这珍贵的文物尚未流出小城；“蓝猫”似乎已闻到了什么气味，也在插手寻找。

“眼下可以沿两条线寻找‘小金龙簪垂镊’了，一条是正常的从被窃现场开始的侦破线，另一条就是从你身上开始，倒着往回溯源。当然，这得首先审查清楚你本人，而后再顺藤蔓往回摸瓜……”巴林思索着，有板有眼地说着。

“别把话说得太难听了，我有什么好‘审查’的？搅合进这个案子，我已算倒霉了，还审查。”我没好气地诉说着，“再说，我插手盗窃文物，动机何来？工作安逸，收入颇

佳，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，搞这偷鸡摸狗的事，为的什么？”

“嗨，这就难说罗。人的私欲一旦膨胀，就很难满足的。第一，你曾私下对我发过牢骚，在中国，当个作家不易，特别是写侦破小说的作家，总感到有所限制，得为塑造公安人员的‘英雄形象’煞费苦心，创作时有干预。第二，完全可能想火中取栗，捞笔大钱，自费出国‘深造’……如今，文坛不就吃这个么。”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！天，这就是我的朋友，我笔下无数次讴歌过的英雄？！

无法否认，得意之时，这些话我确实有所流露，感到创作艰难，框框太多，可我决无自己赚钱出国沾沾洋味的念头啊，怎么能就这样“推理”出了这个动机呢？！

顿时，我冲动了起来，红着眼，捏紧了拳头，愤怒地瞪着巴林。

他毫不在意，似猫戏鼠般，静静地看着我激怒、失态。

有什么法子呢，我气哼哼地松了拳头，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墩得藤椅吱吱呀呀痛苦地呻吟。

我自然明白，他说的绝对没错，我必须接受审查，或是无休止地被盘问，或是让人难受地被监视，抑或还得一次次翻阅我那份档案。而，当这一切最终说明了我是清白的时候，实际上，我已清白不起来了，被朋友、同事、上级……一传十，十传百地议论，猜疑，而后，却无人出面一个一个去给我澄清——也不可能寻找到所有议论过我的人们。

想到这，无端地烦躁，使我精力顿失，沮丧地无语默坐，好一阵难以平静。

“我，我不干了！我就去‘释奴亭’，明白地告诉他，我

压根儿没见过那鸟玩意，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！我就这么告诉他！”我象困兽般又狂怒起来。

“那是你的权力，你完全可以这么干。只是，你仍脱不了关系。‘小金龙簪垂辒’一日找不回来，你的名誉也就一日难以洗刷哟……”巴林不紧不慢地说着，且对我狡诈地眨着眼睛。

这家伙，我算服了他。

“看来，我只好把自己绑在‘蓝猫’这个案子上罗。唉，好吧，谁叫我倒霉哪。这条命就豁上了，大不了是个死呗。”

“不尽然吧。你曾讴歌过的这些公安干警，怎么会让你白白送死呢。”巴林一笑。

“算了吧，你们的本事？！哼，待我被卸成八块时，你们还不知在哪儿‘发动群众’呢！”我狠狠地抢白他一顿，图个解气。

“我的作家同志，别太看不起人了。我可提醒你，别甩了我们而自己去蛮干，要真那样，你可是自找苦吃啊。嘿，考虑考虑吧，来，干了这杯！”他如往常一样，乐哈哈地仰头便灌下一杯酒，灌罢，还咂巴着嘴唇，品着余味。

我可是苦酒难咽罗。这真是惹火烧身。

五 她也在寻找失踪的情人

我与巴林商定了该办的事，便分手了。

“为了加快破案速度，我们这边进行审查你的工作，你那边顺藤往回摸，寻找那位神秘的红衣女郎。伙计，恕我忠告一句，得习惯这种尴尬的窘境。”巴林这样说。

我很感激他，并没有将我当成外人，尽管，目前例行公

事将我列成了个尚未排除嫌疑的角色。

此时，我正与红衣女郎在一起。

红衣女郎是丽都宾馆的服务员。名叫沙雪雪。寻找她仍是从城西那个“飞马”个体户修车铺入手的，值得庆幸的是，那修车老人对她还不是一无所知，常见她从车铺前过往。衣着太显眼，自然便会留意。有次一位来修车的小伙子与她邂逅于此，交谈得十分随便，给老人留下了片言只语的印象。“她好象是丽都宾馆的人。”老人回忆说。

于是，我很快地从人海中捞到了这条美人鱼。

我与她并肩走着，脚步陷在走廊猩红的厚地毯中，悄然无声。她拎着串钥匙，打开一间空房，接待我的来访。

“这么说，你与曹剑并不相识？！”她感到疑惑。

曹剑？她无意间吐出的这个名字，我料定与我的自行车被盗有关。我来访她，是想了解她何以那天对我产生了兴趣的？看来，进展的步子很快。我止住兴奋，沉着地点头。

她很失望。她说，对我的名字，她很熟悉，从书上，从朋友们嘴里。曹剑是她的男朋友，谈了两年多，准备十月份就结婚的。最近，曹剑神不守舍，好象碰上了什么麻烦事，上星期一个晚上，他回来得很晚，推回了辆新自行车，说是位朋友请他找人修的。后来，也就是第二天，曹剑便失踪了！她到了他宿舍，她有他的钥匙，四下寻找留言什么的，但一无所有。仅是在一本材料纸上，发现了圆珠笔书写时压下的印痕，从中辨识出了“取车人：刘志广”的字样。为了寻找曹剑，她跑遍了全城修车铺，终于在“飞马”发现了我那辆车，于是她便静候在那，想与我结识、对话。

“我以为能从您这里了解到他去哪了。当时，我又很迟

疑，一个姑娘，贸然与毫不相识的人交谈，会给您留下什么印象呢？！最终，我打消了念头。好在您在小城名气极大，要打听到您还是容易的，我想，耐着性子再等几天吧，实在无法时再打扰您。”她开朗地笑了，“没想到，您先登门了。无论怎么说，真是太感谢了。”

随即，她又羞窘地低下了头，无所适从地用高跟鞋跟蹭着地毯。我注意到，那小巧的脚，很美，与她白嫩的肤色，苗条的身段，娇媚的面容很相衬。因了心绪的窘迫，矛盾，两只柔软的小手绞扭相握，不停地搓动着，使人产生爱怜之心，不忍让她平添不愉。

“实在对不起，这样冒昧地闯上门来。”这样唐突地单刀直入，且单独坐谈，在我可是从来没有过的，若不是“蓝猫”自那夜约会后，每日一信相逼，我决不会走进这宾馆，唐突地约见这位小姐的。

我自认还是个作风正派的男子。

“请不用客气。尽管我不知您为何要寻找他，但希望您一有他的消息，能立即打电话通知我。”我的客套，使她不安地言语着，接着叹了口气。说道，“这两天，他的熟人也在找他，连同一两个我并不认识的人，也不知为了什么，我真担心……”忧郁之色又浓抹在了她脸上。

我没有勇气看着这位小姐焦虑、忧愁，我祈祷她那因染了眼圈有点发青的眼睛，不要当着我的面就流下泪来，便急急告辞了她。

“如果没有特殊原因，请您一定每天能打次电话来呀。”告别时，她挺不好意思地请求，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与她的寓所地址。

走过宾馆花木簇拥的那条小径，我步履总迈不出潇洒的风度，浑身不适。我明白，是因了她那目送我的眼睛。

你是否有了什么非份之想？我气恼地咒骂着自己。

六 铤而走险

昏暗的黑道上，我骑着车驶向前方。我是悄悄寻找沙雪的住处的，那是幢座落在邻郊风景区凤凰山下的出租公寓。我猜想，或许那便是她与曹剑未来的新房。一想到她就要和另个男人同床就寝，不知怎的，我倒生出点嫉妒。

这时，对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的小灯灯光由远而近。

我仍悠然骑着，想与汽车擦身而过。灯光到了眼前，突然朝我脸上射来，该死的司机并将灯变打成大灯，而且偏偏在这时候。被强光刺目的我，瞬间失去了平衡，我急忙刹闸，欲叉开腿站住。

但，随着灯光的射向角度的移动，我猛然发觉这汽车正冲我而来，有意儿来轧路旁的我。

我顿觉寒气灌心，慌忙左脚一蹬地，猛地连人带车翻滚下了路基那片蔬菜地。

真是千钧一发。

“混帐！”望着残留下油烟远去的汽车，我气得大骂。

说实在的，那片刻间，我并没把这件险事儿放在心里。仅认为是个损德的坏小子，有意乘夜色拿路人开开心而已。直到我回到住宅，发现“蓝猫”塞进的那封信，我才明白，这是警告！

与“蓝猫”会面已过三天了，显然，他担心我动摇，会另寻